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何典 第二回 造鬼廟為酬夢裡緣 做新戲惹出飛來禍

詞曰：自家下種妻懷胎，反說天尊引送來。只道生兒萬事足，那知倒是禍根蓼。作鬼戲，惹飛災，賊官墨吏盡貪財。銀錢詐去猶還可，性命交關實可哀。

右調《思佳客》

話說活鬼因求著了兒子活死人，要在這三家村勢力場上起座鬼廟來還那願心，辦齊了磚頭石塊，撻下無數木梢（原注：撻，當作「搨」。松江至今仍有「搨木梢」的說法，原指上當受騙，泛指「瞎起勁」。），叫了五色匠人，那消半年流月，早已把座鬼廟造的齊齊整整。中間大殿上，也塑了三位天尊。因夢中送子來的是苦惱天尊，故把他塑在居中。上首塑了窮極無量天尊，下首塑了逍遙快樂天尊。那相貌裝束，都照依孟婆莊那裡一樣。山門裡塑個遮眼神道，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的，代替了懊躁陀佛。後面也換了一尊半截觀音。又請一個怕戾和尚住在廟中，侍奉香火，收拾的金光燦爛。

村中那些大男小女，曉得廟已起好，都成群結隊的到來燒香白相。正是燒香望和尚，一事兩勾當。見了後殿半截觀音，盡皆歡天喜地道：「向常村裡娘們要燒炷香，都要趕到惡狗村火燒觀音堂裡去，路程遙遠的，甚覺不便。如今這裡也有了觀音，豈不便當？」大家感激活鬼不了。

扛喪鬼便搭上了一起鬼朋友，對了枝枝分，直到鄂都城裡，叫了有名的不搭班戲子，來替活鬼敬神賀喜。就在鬼廟前搭起一座大鬼棚來，掛了許多招架羊角燈，排下無數冷板凳。那四面八方到來看戲的野鬼，無千無萬，幾乎把一片勢力場都擠滿了。

活鬼也辦了祭禮，同著雌鬼到來齋獻。把三牲抬入廟中，擺在金鎗架子上。眾鬼看時，當中是一頭豬圈裡黃牛，上首是一隻觸呆豬婆，下首是一腔舔刀羊嘍嘍，還有許多供果，素菜，鬼饅頭，堆滿了一供桌。活鬼到了神前，把松香參在爐裡，敬了三杯滴血酒。夫妻都磕了頭起來，謝絕了眾鬼，一齊到棚中坐定。

只見班中那個老戲頭，把戲單送來，請活鬼點戲。活鬼道：「我是真外行，點不來的，隨你們揀好看的做便了。」形容鬼伸長頸骨，把戲單一望，便道：「這些老戲目，都是大王爺串的。今日我們求子還願，是陰間創見的事，須做出幾出新戲，纔覺相稱。」老戲頭道：「要新戲易如反掌。我們班中新編的幾出話把戲，卻都熱鬧好看。」眾鬼都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戲頭便向眾角色說了，打起開場鑼鼓，舌頭上跳過加官，後面一出一出的只管做出來。眾鬼看時，卻是些鬼鬧張天師，鍾馗嫁姊妹，觀音抽肚腸，金剛箍鐵尺，六賊戲彌陀，賭神收徒弟，壽星遊虎邱，小鬼爹金剛，許多新戲，果真熱鬧好看。眾鬼喝彩不迭。

正在看的高興，忽然戲場上鴉飛鵲亂起來，那些看戲的，都一斜眼望著鬧處擁將去，口中說道：「去看酒鬼相打。」原來扛喪鬼是這三家村裡的鬼地方，聽得有鬼相打，忙隨眾鬼軋去。看時，已經打過。但見一個死鬼，打得血破狼籍，直僵僵躺在地上。扛喪鬼看見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忙問道：「這是什麼鬼？為著何事？被誰打死的？」有認得的說道：「這是前村催命鬼的酒肉兄弟，叫做破面鬼，正詐酒三分醉的在戲場上耀武揚威，橫衝直撞的罵海罵山，不知撞了荒山裡的黑漆大頭鬼，兩個牛頭高馬頭高，長洲弗讓吳縣（編按：長洲、吳縣均屬清代之蘇州府。）的就打起來了。可笑這破面鬼枉自則金剛大則佛，又出名的大氣力，好拳棒，誰知撞了黑漆大頭鬼，也就經不起三拳兩腳，一樣跌到在地下，想拳經不起來了。」扛喪鬼道：「既是黑漆大頭鬼打死的，如今凶身那裡去了？」眾鬼道：「逃去長遠了。」扛喪鬼道：「你們既然親知目睹，怎不攔住了他，卻放他逃了去？」眾鬼道：「你這地方老爹又來了，那黑漆大頭鬼是要在餓鬼道上做大夥強盜的，饒得破面鬼這等氣力，尚不夠他三拳兩腳就送了終。我們都手無縛雞之力的，那個攔的他住？難道性命是鹽換來的麼？」

扛喪鬼聽了無可如何，只得回道棚中，對眾鬼說知。眾鬼曉得催命鬼是當方土地手下第一個得用的差人，平日拿本官做了個大靠背，專一在地黨上紮火囤，拿訛頭，吃白食詐人的。如今他的兄弟被人打死，怎肯甘休，少弗得要經官動府，恐怕纏在八斗槽裡（編按：八斗槽，裝吃剩倒掉飯菜的缸桶。），盡皆著急。也等不得完戲，忙把戲子打發起身。一面拆棚，一面去報催命鬼得知。那些看戲的野鬼，見戲子已去，大家盡怕糾纏，頃刻跑得乾乾淨淨。活鬼隨同眾鬼，將許多家私什物，忙忙的拌回家去。幸虧人多手雜，一霎時都已七停八當。關鍵扛喪鬼自在廟前照應，等這催命鬼到來。

不一時，催命鬼領了幾個弟男子侄來到廟前。扛喪鬼接著，先告訴一遍，領他看過屍靈橫骨，然後說起凶身逃去，如何計較。催命鬼原弗想替兄弟申冤理枉，只穀帳趕來打個撒花開頂，殺殺勝會，再詐些銀錢用用。不料到得廟前，卻早靜悄悄地，已是敗興，又聽得凶身是荒山裡的黑漆大頭鬼，不覺冷下了半段，免不得也做起屍親面孔來，說道：「戲場上人千人萬的所在，青天白日，由強盜到來，把平民百姓打死，又放他自由自在的跑了去，倒說作何計較！虧你做了鬼地方，說出這樣風涼話來，如今也不用千言萬語，只要交還我凶身，萬事全休。若交代弗出，只怕你地方變了地圓地扁，還不得乾淨哩！」說罷就要回去。扛喪鬼著急，連忙一把拖住道：「你也不必性急。凡事百體，也須有個話商量。我們且到廟裡去，斟酌一團道理出來。」把催命鬼引入鬼廟裡坐下，說道：「這個凶身，莫說交代弗出，就是官俯，只怕也不敢輕易去拿他的。依我算計，倒不如捉豬墊狗，上了活鬼的船吧。」

催命鬼道：「怎麼上他的船？」扛喪鬼道：「這節事，皆因為活鬼養了個嫡頭大兒子，說是甚麼天尊送來的，因此白地上開花，造這鬼廟，又做甚麼還願戲，以至令弟遭此一劫。那活鬼是個爆發頭財主，還不曾見過食面（原注：食，疑是「世」字之音轉。）。只消說他造言生事，頂名告他一狀，不怕不拿大錠大帛出來買靜求安，連土地老爺也好做成他發注大財。你道如何？」催命鬼道：「我正肚裡打這草稿，不料你的算計卻倒與我暗合道妙，可稱英雄所見略同。自古道，無謊不成狀，正是這等幹去便了。」就在廟裡寫好狀詞，把些惡水盡澆在活鬼身上，趕到當方土地那裡告了陰狀。

原來那土地叫餓殺鬼，又貪又醋，是個要財不要命的主兒，平素日間也曉得活鬼是個土財主，只因螞蟻弗叮無縫磚階，不便去發想。忽見催命鬼來告他，知道大生意上門，即便准了狀詞。因催命鬼是原告，不便就差他，另簽了令死鬼立時立刻去拿活鬼。自己一面坐了狗絡轎，許多件作皂隸簇擁著，來到鬼廟前。令死鬼已將活鬼及隔壁相鄰六事鬼都已拿到。扛喪鬼這日做了屍場上地方，好不忙亂，土地到了屍場上相過了屍，又將鬼廟周圍看了一回，即便坐在廟中，先叫扛喪鬼上去，責他做了鬼地方，不曾預先舉報，打了幾十迎風板子。再叫六事鬼去，也要揪住兩頭打當。幸虧六事鬼口舌便利，再四央求，方纔饒了。然後叫活鬼上去，不問情由，就是一頓風流屁股，打的活鬼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爺娘黃天的亂喊。及至打完了，問他為甚造言生事，活鬼已經嚇昏，那裡回抱的出？就說三言兩語，也是牛頭弗對馬嘴的。土地也不再問，把他上了全副刑具，帶去下在黑暗地獄裡，說要辦他個妖言惑眾的罪名。

雌鬼在家裡，得知這個消息，嚇得兩耳多玢白，忙與形容鬼相商。形容鬼也不懂打官司經絡，茫茫無定見的，只得請六事鬼來與他斟酌。六事鬼道：「我曉得這餓殺鬼是向銅錢眼裡翻斤斗的。今日把活大哥這等打法，便是個下馬威，使活大哥怕他打，不敢不送銀子與他的意思。如今也沒別法。老話頭：不怕官，只怕管。在他簷下過，不敢不低頭。只得要將銅錢銀子出去打點。倘然准了妖言惑眾，是殺了頭還要問充軍的，怎麼當的起？」雌鬼見說，愈加著忙，只得央他們去尋門路打點。

兩個來到衙門前，尋鬼打話，都說活鬼是個百萬財主，土地老爺要想在他身上起家發福的。若要摸耳朵，也須送他九籃八簍銀子，少也開弗出嘴。問來問去，都是這般說，只得癩了屁股回來。

行到半路頭上，六事鬼忽然想起那土地餓殺鬼非但貪財，又極好色。他手下有個門子，叫做劉打鬼，當官名字又叫劉莽賊，年紀不多，生得頭面端正。他的母親劉娘娘，也生來細腰長頸，甚是標緻。娘兒兩個都是這餓殺鬼的婊子。劉打鬼有個娘舅，曾與六事鬼有一面之識，遂同形容鬼先去尋著好娘舅，央他領到劉家，那好娘舅是個爛好人，便與他一同跑到劉娘娘家去。

劉打鬼見是娘舅領來的，不敢怠慢，連忙接進客位。敘了些寒溫，兩個說起來意，要求他娘兒們在餓殺鬼面前話個人情。劉打鬼道：「與土地老爺講話，卻是非錢不行的。若沒錢時，憑你親爺娘活老子，話出天表來，他也只當耳邊風。我們亦不好空口白牙去說什麼。」形容鬼道：「舍親雖說是個財主，其實外頭嚇殺裡頭空，都是有名無實的。如今既遭了這般飛來橫禍，也說不得自然要把銀子出來做買命錢了。只要老弟在老爺面前周旋其事，求他只好看瓜刊皮，不要扳只壺盧樞子就夠了。」劉打鬼道：「老話頭：有錢能使鬼推磨。你們既有錢送他，他烏眼睛見了白銅錢，少不得歡天喜地，把令親從輕發落的，愁他則甚？」劉娘娘道：「十個人十樣性。你又不是老爺肚皮裡的蛔蟲，就這等拿的穩？老爺雖說見錢眼開，只怕少了也就要看弗上眼的。你且去探探他的口氣，方好講唇。」劉打鬼道：「阿媽說的是，待我去討個尺寸出來。」遂起身出門。

不一時，回來說到：「老爺起初裝腔作勢，當不得我花言巧語說去，他滅弗得情，方纔許了論萬銀子，再少也不好說，在令親身上，也不過似牯牛身上拔根毛，無甚大不了的。只是那個屍親催命鬼，與這地方扛喪鬼，都是殺人弗怕血腥氣的朋友，你們也要與他講通徹了，若未曾明白，要防他趕上司。土地老爺也未便自做主張，就將輕饒放赦。」六事鬼道：「那個鬼地方，是我們的好鄉鄰，我們自與他打話便了。那屍親與老弟同衙門吃飯，自然衙門情熟，就接重老弟與他講一講，不知可使得麼？」劉打鬼道：「有甚使不得，你們再坐一坐，待我去尋他講講看。」

去了不多時，同了催命鬼到來，說起這事。催命鬼起出只收弗小，越話越離經的，那裡講的明白？劉娘娘勸道：「老爺已經許了，你只管持之一見，枉苦空作閒怨家。我這裡粗斷一句：送你千把銀子，我也不要你二八提攬，你可看我面上，差不多點罷了。」催命鬼怕他要在土地枕頭邊告狀，不敢不依。況與活鬼本來無甚深仇闊恨，也就得巧便回頭，應承了。劉娘娘道：「如今事已千停百妥，你們去端正銀子來便了。」

兩個謝別回來，說與雌鬼得知，事出無奈，只得措置銀子。活鬼雖說是個財主，前日造廟時已將現銀子用來七打八（原注：七打八，或作七搭八，猶言七八成。在松江方言裡，「七搭八」為說話瞎說、做事不當的意思。）；今又猝不及備，要拿出整千准萬的銀子來，甚覺費力。雖不至賣家掘產，也未免挪衣剝當。湊足了數目，送到劉家，交代明白，囑他早早完結。劉打鬼道：「這個不必費心。難道我們坑（編按：坑，吳語，「藏」也。）在屋裡護（編按：護，吳語，「孵」之別字。）出小銀子來不成！自然就送去的。大都非明即後，便把令親發放，也未可知。你們放心托膽便了。」

打發兩個起了身，娘兒們商議將銀子落起大一半，拿小一半來送與餓殺鬼，催他就將活鬼放出。果然錢可通神，次日餓殺鬼坐堂，便將活鬼弔出獄來，開了刑具，把日前事情解釋了幾句，放他回家。

正是：得錢弗揀主，錢多哪怕驀生（編按：「驀」為「陌」的別字。也有「突然出現」之意。）人。不知活鬼回去，可有別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活鬼只為有了幾個臭銅錢，纔生得一個小鬼；遽爾有事為榮，賣弄手中有物，向白地上開花，造起什麼鬼廟來。緣此而聚集人眾，搭鬼棚，做鬼戲，引得酒鬼相打，攪出人性命來。歸根結柢，把一場著水人命一盤擻（原注：擻，猶言「提」。）歸去。還虧得有錢使得鬼推磨，不曾問成切卵頭罪。然已不免下監下鋪，吃打罰贖，弄得了家了命。反不若前頭一張卵，後頭一個屎孔，窮出狗而極出屁的人，儘管苦中作樂，不怕人齷脫卵孵柄也。或曰：活鬼之遭次飛來橫禍，蓋係墳上風水應當破財耳！若謂其算計弗通，自作自受，豈非冤枉也！